

書 證 藝 文 衆 大

山 南 望

圖 雅 郭 著 龔 楊



前記

一九四六年七月，國民黨反動派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，對解放區發動了瘋狂的進攻，並在十月間向張家口進犯。當時在毛主席正確的戰略方針領導下，我軍暫時「避開優勢敵人的致命打擊，並轉移軍力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人」，主動地撤出張家口，轉到另外戰線上殲滅敵人。察南蔚縣川一時陷到敵人的魔手裏，土匪跟地主就和敵人勾結一起，對一度獲得解放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蹂躪。但人民決不屈服。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組織起游擊隊，經過千辛萬苦，流血犧牲，始終不屈不撓，堅持著鬥爭，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

，毛主席的戰略方針終於勝利，解放軍重新打回察南，和當地人民武裝會合，消滅了反動勢力，蔚縣川的人民也重新得到解放。

這就是這篇小說的歷史背景。

一

瓜兒不離秧，孩兒不離娘，察哈爾蔚縣川的人民依靠着大南山，就像偎在娘懷裡。這片大山坐落在察哈爾河北交界，冬天頂着滿頭白雪，夏天蒙着雲霧，灰鋼鋼的，水氣挺重，春秋兩季天氣豁朗，山色黑蒼蒼的，顯得又俊，又莊重。山上長着松樹、杉樹、白楊、樺木，密密層層，也沒主，誰有力氣，砍柴火挑到蔚縣城，就能換到吃的。百姓常說：「這是窮人的活路！」又都是活山，數吧：九宮口，飛狐口，新開嶺，石門峪，四十里峪，淨口子，住南直通遼源和完唐二縣，來來往往，腳運不斷。

新開嶺下有個村莊叫大王疃，離蔚縣城二十五里，全村一百九十戶。先前掌權的是地主蔡八翠。這人長的像個肉墩子，兩隻小綠豆眼總盯着人，打旁人的算盤，人家一望他，就趕緊眯巴眯巴眼。

都說他胎子硬，跟大同地面一個外號叫齊天大聖的土匪是拜把子兄弟，仗着這點惡勢力，欺壓本鄉的人。



他家裏的長工鄒多喜，就是他最吃順嘴的一塊肉。多喜原本是涿源人，七八年前，他奶奶拉着他跟兄弟河渠，一担子東西逃荒逃到大王疃，弟兄兩個一點都不一樣。河渠是個小個子，挺精幹，兩個黃眼珠一閃一閃的，像電光，嘴老閉得緊緊，不大言語。多喜可長了個大癡個子，說話大舌頭，做活像牛一樣出死力。八翠見多喜聽使喚，又是外路人，好欺負，出了挺少一點錢僱他當了長工，安

插他住在旁院一個小塲屋裏。老奶奶也跟着擠進去住下。八翠得管她口剩飯吃，支使她拆拆洗洗，縫縫補補。河渠性子豎扭，不肯聽話，地主便發話道：「我這也不是聖人廟，供養閒（賢）人，要住就得掏房錢。」

河渠一賭氣走出去，被本村一個開豆腐房的許老用收留着住下，日久天長，也沒過什麼禮，村裏人都公認他是許老用的乾兒子了。從此，河渠就是那屬野雞的，吃碰頭食。指柴攪工，有時跟當村一個叫趙璧的木匠做零活，一來二去，倒學了一手好泥水手藝。

說起許老用，真招人笑。平五十的人了，看起來可只四十郎當歲。尖鼻子，尖嘴巴，也不長鬍子，嗓音挺脆，滿嘴淨是巧話。年輕時愛唱小旦，一輩子沒攢下錢。到如今還是個老光棍子，靠着賣豆腐胡弄着過。十年穿了一件破棉襖，又油又爛，常愛自己取笑道：『你們別不認識貨，這就叫滾龍（隆）袍。你看我——』就唱道：『前面也是隆（龍），後面也是隆，渾身上下淨是隆！』

大夥憤愛湊到豆腐房裏說說家長里短



逢上天冷夜長，吃罷晚飯，大夥憤愛湊到他豆腐房裡，說說家長里短。趙壁跟一個叫大毛欄兒的楞頭青走動的最勤。蔡八翠的底細，許老用摸得一清二楚，常對他們抖擻他的老底說：

『他這個人哪，三字經橫念，人姓狗！說起話來天官賜福，幹起來男盜女娼。早先那幾年，那裡趕集沒有他，圍着糧食市可轉啦。見了糧食就抓一把，又看成色，又問價錢，你當他真買麼？盱冷子揣進兜裏。一個集趕完，他的口袋也裝滿啦。一到冬天，閒着沒事，還到外堡子去要飯，爺爺奶奶叫的挺歡，要的毛糕筱麵，統統埋在個窟窿裏，攢多了，趕着牲口去馱回來餵豬。』

趙壁是個慷慨人，不信世間上會有這種刻薄

鬼，擺着手笑道：『我不信。我着你是吃柳條，拉筐子，肚子裏編。』

許老用急得尖起脆嗓門說：『你看，當泥猋的不怕迷眼，再醜的事他也做得出來。你沒見他老婆，蒺藜子拌草，更不是好料。帶個大馬尾鬚，打扮的鬼畫符，不是額子上捏幾道紅道，就是腦門子上拔幾個火罐子，整天躺在炕上，拿手捂着腦瓜子，哼哼呀呀的，叫河渠奶奶給她揉肚子，捶腰。不過也怪，多喜就是在院裏做差事，她也看的見，爬起來就咬牙切齒地罵『可恨！』這一對寶貝，真是太監騎驢馬，少了雞巴沒有蛋，缺德貨湊到一塊了！』

其實並不止這點，蔡八翠還有更歹毒的手段。他最會放高利貸，黑驢打滾，臭蟲利，連本帶利翻上幾翻，窮人還不了賬，死逼着就得把地給他。大毛欄兒家裏原有六畝地，有一年春天沒落一滴雨，到處是一片白地，他爹跟蔡八翠借了二十塊白洋，熬着過日子。轉年老驢下了個小驢駒，可有活命的路了，全家正歡喜，蔡八翠找上門來對爹說：『你這兩頭驢還不够我的利錢呢！地你也別種了，兩頭驢也給我，看着咱們是老相好的，欠下的零頭欠着吧！』爹一口

氣沒喘上來，氣了個死，一會醒過來，半天不說話。閨女太小，不懂話，光哭着吵餓，爹正沒處出氣，拾起根棍子，一下就把閨女打死了。八翠倒滿街說：『這樣的大人，窮極生瘋，真是狠心！』

就靠這種種毒辣辦法，蔡八翠橫行霸道，全村的地差不多叫他撈去一半，害得許多人都變得像牲口似的，替他做活，繮繩握在他手裏，由着他打罵。可是沙礫也有翻身日，蔡八翠橫行的日子到底也有個頭。一九四五年秋天，八路軍來了，擄走日本鬼子，再後來又做土地改革。領着農民翻身的是區委書記周連元。他一來，大家爭着訴說八翠的壞處，要求跟八翠評評舊理。也不知怎麼透了風，蔡八翠不等人鬥，先一天收拾收拾值錢東西，半夜溜了，都說是投奔齊天大聖去了。

他老婆披頭散髮，裝瘋賣傻的，擋在大門口，對着來評理的人又磕響頭，又哀告，哭着哭着就昏過去，躺在地上吐白沫，河渠這後生平時像個沒嘴的葫蘆，胆量可有天大，大夥舉他做新農會主任，領着頭翻身。八翠老婆看看裝死

吓不倒人，又裝熊，躺在炕上睜着眼說胡話。

河渠通破她道：『你鬧也是白鬧，反正挨不過去。咱們也無非要討還欠債，照樣會給你留吃留穿。就是八翠不跑，也不要緊。』

她可假裝發燒，燒的滿炕亂跌，嚷着說穿大紅襖的吊死鬼來纏她。這也無用，她家拖欠農民的孽債還是清算了，拿出房子地頂了賬。

一個叫吳寶山的地主假裝開明，先獻了地。這人長得白淨大眼，嘴巴下一把疏疏落落的山羊鬍子。早年在北平一家當舖做管賬先生，識點字，平時最會獻功買好，見風使舵。村裏人多半是老粗，拿不動筆，他便披着人皮混到農民隊伍裏，依舊在村裏做做文墨事，骨子裏却是跟蔡八翠一條線。

大家喜歡趙壁做人豪爽，推他頂了八翠當村長。這一來，村裏人第一次衝破了地主的黑牢，見了光明。早先被霸佔去土地的人重新拿回原地，早先沒地的人也分到地了。多年壓在大家心口上的石頭猛一下子掀掉，多年磨折着大家的痛苦一下子消除了。他們在地裏流着汗做活，心裏一想到這是自己的地，這

是替自己幹活，秋天打下的糧食也是自己的糧食，全家可以吃的飽，還可以換回棉花和布來，冬天添補件新棉襖，他們的心裏就開了花，臉上也透出喜色來了。多喜跟老奶媽喜氣洋洋地搬到八翠家的正屋去，河渠也回來宿了。八翠老婆挪到廂房去住。

許老用更樂，龍袍脫了，分到三畝地，一件光板老羊皮襖，做夢也沒想到，喜的拉着區委書記周連元說：『這是從那打着燈籠找來的呀！莊稼人沒地，好比草拔了根，活不長遠。我白吃了五十年飯，風吹雨淋的，今天才算扎了根。』

但是窮人翻身，有人却急得眼紅，硬要騎在你的頸子上拉屎，鬥爭便展開了。

二

這時候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，一連幾天，隊伍從張家口那邊過來，順着

山口退到山南去。河渠和村裏人天天立在村頭上，也沒心思做活，手搭着涼蓬，遠遠瞭望着大路上撤退的隊伍。趕十三那天，掩護的部隊最後一走，就再不見人了。

河渠好像忽然丟了心，肚子裏不知是苦是酸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他踮起脚尖，伸長頸子往北瞭，只盼望還會有人上來。但是平川上空落落的，人牙也不見，只有風捲着黃草，滿地打滾。他再回頭望望南山，山口封鎖着飛塵，透不過信來，那片莽莽蒼蒼的大南山竟把他跟自己最親的隊伍隔開了。

當天黑夜，那個人也沒正經地合一合眼。拿到鬥爭果實的農民都都要緊東西拾掇好，心吊在半空，只等村裏一篩籬，便朝南山跑。許老用的豆腐房裏也不像往常那樣熱

河渠好像忽然
丟了心，肚子
裏不知是苦是
酸。



開了。盆裏泡着豆子，他那有心磨豆腐，坐在胡麻油燈旁邊，巴搭巴搭光抽烟，抽完一袋又一袋，悶着頭不響。趙璧，鄒多喜，大毛欄兒，東倒西歪，躺在炕上，也像吃了啞吧藥。外面颳着大風，呼呼地，捲着沙土，搖得窗門亂響。誰要不經意朝門一望，旁人立時都抬起眼，心也縮在一團。

大毛欄兒綽號氣蟲子，動不動冒火，一不順心便說七道八的，人倒是個直性人，這時又發牢騷說：『八路隊這一走，咱們又摔下虎背來了！往常他們對咱們多好，怎麼說聲走，就丟下咱們不管啦！』

許老用悄悄說道：『你大聲小氣嚷什麼，怕外頭聽不見？當初分果實，你比驢駒子鬻的都歡。這回可倒好，打仗沒上陣，先尿啦。』

大毛欄兒急得分辯道：『你別門縫裏看人，看扁人了！我又不是草鷄蛋，怕誰咬我的×！我是說八路軍不該說走走的一乾二淨，連根人毛也不留。』

門外有人接嘴說：『我就沒走啊！』說着推開門進來。

大家一看是周連元。他有三十幾歲，個子不高，紅漆臉，長得十分壯實。

從他身上，誰都能感到一股力量。你看他走路那個穩勁，舉動那麼乾脆，說起話來，每個字都有一定的分量，處處表露出他的堅強的意志。他對人又特別和氣，解決個問題，三次兩次跟人談，也不嫌煩。還時常跑到地裏幫人鋤豆子，拔草，說說笑笑，一點沒架子。就連三歲五歲的小孩見了他，也要纏着他不放，熱呼呼地管他叫老周。

當下大家一齊樂的說道：『老周你從那來的呀？吃了飯沒有？要不要燒點水喝？』

周連元把手裏的駁殼槍往皮腰帶裏一插，連擺着手說：『別麻煩，別麻煩。』一面踏着鍋台跳到熱炕頭上，盤起腿坐下問道：『河渠呢？』

許老用又恢復了平日說笑的本事，拔起脆生生的嗓子道：『放哨去啦。他說不怕一萬，就怕萬一，放個哨，頑固軍要真來了，一篩鏟，大家也好跑。大毛欄兒，你也別光放屁，天這裏冷，還不去換他回來。』

大毛欄兒走後，周連元問起堡子裏的情形，趙壁挪動挪動大身量說：『看

周連元
「說起這
把地堅持
方。」



起來有點不大穩，人心惶惶的，就連我們當幹部的，心裏也沒底。你這一來，才吃了定心丸。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周連元心裏自然有底。他知道敵人已經收了齊天大聖那幫土匪、改編做保安隊，天黑到了蔚縣城。但他是冀中來的幹部，經過日本人『五、一』最殘酷的大『掃蕩』，也鍊出來了，向來有把握，就蹲起來滔滔說道：「怕啥？咱們大江大海，粗風暴雨，什麼沒經過，眼前再艱苦，也不會超過抗日那個時候。你別看國民黨進攻的兇，佔了張家口，其實是兔子的尾巴，長不了。丟個城，丟塊地方，咱們不在乎，要緊的是殲滅他的力量，城也就奪回來了。軍隊撤走了，是要轉出去打敵人。咱們都不走，又有區小隊、縣大隊，有把握堅持這塊地方！」

河渠差不多是跑回來的，臉凍得通紅，渾身一股冷氣，一進門就說：『老周，你想壞我了！你看咱該咋辦？』說着蹲到灶口前，張着兩手烤煤火。

周連元笑道：『咱們正商量這事呢。』便把剛才的話重新唸叨一遍，又說：『村裏的地呢？分了。地主跟土匪頑軍準要倒算……』

河渠一揚眉說：『我不怕倒算，只要你有章程，我就敢幹！』

周連元道：『你真是團火！我的章程也是大夥的章程。分到的地，誰也不願再叫人奪去。眼前只有一條路，就是組織護地隊，保衛翻身的果實！』

鄒多喜蹙拉着大舌頭說：『恐怕不大行吧？光幾枝破槍，那敵得過人家！』

河渠站起身，一擇手道：『你不幹我幹！那天組織呢？』

周連元也在炕上立起來說：『這也不是描花樣說幹就幹！區裏又打起游擊來啦，我得先到旁的村去聯絡聯絡，明天再碰頭。』一邊拔出槍，跳下炕來。雞叫了頭遍，大風呼呼的，颳過一陣又一陣，永沒個停。遠處隱隱約約有

一聲槍響。周連元抓住門，扭回頭說：『明天可得小心情況！』

三

明天直到後半晌，才發現了敵情。堡子裏的年輕男女先一步挾着包袱，帶上黃糕、毛糕，莜麵餅子一類吃食，跑到南山腳下。這一塊是個慢坡，上上下下，淨是溝啊坎的，頂容易藏。有些溝曲拉拐彎的，打日本那時候，村裏人順着溝挖了許多小窩躲敵情，生人找都找不着。

河渠抱着枝大套筒，還是早兩年村裏民兵使的，爬在塊土坎後，一瞭見敵人忙用胳膊彎子肘了趙壁幾下。敵人離的少也有三里地，像些小黑點，總有三十來個，接近大王陣村時，散開了，畏畏縮縮好一陣工夫，才進了堡子。河渠的眼冒出火來，覺得敵人好像走進他的心口，蹀得他的心火辣辣地痛。他們在堡子裏幹些什麼斷子絕孫的事呢？不知道。足足悶了有兩頓飯時候，才見又一個小黑點閃出村，掩掩藏藏朝山根奔來，有人吓的說：『頑固軍來啦！』慌得

要跑。河渠抓緊槍，紋絲不動。一個半個敵人敢來，乾脆就送他回老家！他瞪着黃眼珠，見那小黑點一會顯在地面上，一會又沒到窪地去，越來越近，看清楚不是敵人，倒是個本村人：穿着青棉袍，嘴巴下一把山羊鬍子。

趙壁招着手叫道：『吳寶，吳寶山，堡子裏到底啥樣啦？』

吳寶山提起大襟，幾步奔到趙壁跟前，氣也喘不勻，呼嚕呼嚕說道：『托村長的福，總算沒遭害。我怕你焦急，不來送信不好，來吧，提心吊胆的，真叫人害怕。後來一想，村長爲大家，出多大死力，我一條老命能值幾個錢，就跑來啦。』

趙壁皺了皺眉，他又連忙改口說：『村裡平平安安的，行許不要緊。來的那幫人是城裏保安隊的，一進街這個嚷啊：八路來了，你們燒茶燒水，就不能給咱口涼水喝？我看看勢頭不對，挺着頸子出來支應吧，要啥給啥，說一不二，好歹壓服下去啦。他們問我是不是幹部，我說：幹部都跟八路走了。他們說：怕啥？都是中國人，回來露露名就行了。』